

中国人都应该知晓的财富机密——
如何把自己做大，不要把自己玩死！

4
天机算尽

民企教父 沈万三

翻手为商，覆手为权

忠实再现沈万三从贫穷小子到富可敌国的
奋斗传奇与权商之道！

长篇小说

李蒙 著

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[长篇小说]

民企教父

沈万三

4

天机算尽

李蒙 著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民企教父沈万三. 4 / 李蒙著. -- 北京: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, 2016.5

ISBN 978-7-5139-1068-2

I. ①民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81307号

©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, 2016

民企教父沈万三4

MINQI JIAOFU SHEN WANSAN

出版人 许久文

责任编辑 李保华

策划编辑 康晓硕

特约编辑 李正湫

文字校对 魏焕威

封面设计 小P设计

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电 话 (010) 59417745 59419770

社 址 融科望京中心B座601室(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523
号楼)

邮 编 100102

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 165mm×240mm

印 张 20.5

字 数 312千字

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139-1068-2

定 价 36.00元

注: 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

第一章

大乱虽至，财富传承后继有人 001

潘元绍迈着小步子，走到他身边，附耳道：“刚刚得到探马消息，伪元国相脱脱，调集各路各王和各个藩国的兵马，恐有百万之众，直奔高邮而来，我们……”听到这个消息，张士诚脸色陡然变了，手里的酒杯居然吓得掉在了地上，百万之众，他手里只有不到十万人，十倍于己的兵力，这让他如何应对？

第二章

海上遇险，既往不咎收买人心 019

到了船舱外，先看到一片火光，船居然着火了，很多人在大叫大嚷，烟熏火燎中，他也看不清都是些什么人。忽然一只手拉住了他，一个声音在他耳边响起：“跟我走，东家。”是年士儒，沈万三还没有做出反应，就被年士儒按住，两人弓着身子，走到了船的左侧。

第三章

老友入狱，嗅到的却是无限商机 043

沈万三看得出，陆德源在尽量的逃避责任，不知道隐瞒了多少事情，不过，听到他说有武备库的人从中做内应，心里就有底了，小声问道：“那卖给你东西的官儿，你没招出人家吧？”陆德源一撇嘴，道：“你以为我傻啊，只要我一天不吐出他，他就得想办法救我。”

第四章

四处奔走，玩弄庸官兵痞于股掌 063

沈万三此时心里是又紧张又兴奋，他正在酝酿一个巨大的计划，如果这个计划成功，那自己的事业将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，但是如果计划失败，自己这几年来的奋斗也许将化为乌有。他犹豫不决，不知道要不要做这件事，转身从桌子上捉起笔来，写了几个大大的“赌”字。

第五章

移花接木，买自官库卖给官库 083

看着那堆成小山般的物资，沈万三感慨万千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忽然觉得自己是在为张士诚做事，朝廷辛辛苦苦筹集的这么多物资被自己不声不响的掏空了，这不是无形中帮了张士诚的大忙么？“这个狗屁朝廷用了这么一堆贪官污吏，不垮掉才怪！”他心里想。

第六章

投钦差之所好，略施小计赚王冕 113

想到这里，他忽然明白，人皆有自私的恶趣味，总是不自主的想刁难别人，只要不是自己的事情就不关心，也不着急，反而喜欢看别人着急，这有什么好处？还不如送一个顺水人情。他整理了一下表情，和颜悦色地道：“郎先生，你今日请我来，想必是想谈粮食交割买卖的事情吧？”

第七章

战云密布，远离是非之地 131

之后的几天里，沈万三每天在苏州瞎逛。忽然，李海天找上门来，沈万三似乎把他都给忘记了。李海天一看到沈万三，就小声说：“东家，我有一个天大的富贵，您想不想要？”沈万三看了他一眼，道：“我让你干什么去了，你忘记了？”

第八章

堡垒还是容易从内部攻破 143

乌兰戈密又道：“那巴德严说的事情你准备怎么做？”沈万三道：“那还用说，下手！这是好机会，我原本就想打探一下刘氏商行的底细，现在有巴德严给我做内应，简直就是天赐良机，按照我和他商量的办法做，就不信弄不成事！”

第九章

巧施妙计，成为刘氏商行二东家 155

邹先生不动声色的笑一笑，好像这件事情他也预料到了，道：“看来我猜得不错，你没有把握是不会轻易的砸下这么多银子。老朽送你几个字，不要在意什么大东家、二东家，那都是虚名，真正掌握实权才是最紧要的。”

第十章

小情报换远投资，这生意赚了！ 169

这个消息无疑是爆炸性的，张士诚开始不敢相信，他的高参徐义也认识沈万三，听完沈万三的话，不置可否，看样子八成也是不信。沈万三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，他进一步把自己去大都的经过和邹先生的从前的身份叙说一遍。

第十一章

再次出海，无意中发现钓鱼岛 195

沈万三听他们争论了许久，就道：“我不是听你们说，你们绘制航海图，发现了什么无名岛屿就要留下记号绘制在册么？不要看它小就不要了，既然是咱们发现了，就要留下来，再小也是咱们发现的。听我的，画下来！”

第十二章

大军临城，趁人之危大肆收购 207

沈万三道：“你这就去给我找几十名壮劳力来，快去，要命的事儿！”冯掌柜道：“东家，您说什么事儿，说了我好去找人，不然也不知道怎么对路子不是？”沈万三道：“我要拆了范文杰的功绩牌坊！”

第十三章

釜底抽薪，彻底掌控刘氏商行 231

沈万三表情严肃，道：“别的都不要提了，还是说说怎么过了这关吧。”乌兰戈密一言不发，过了一会儿，忽然问：“这道坎过去了，对咱们来说不是好事；过不去，对咱们来说也不一定是坏事……”

第十四章

狐假虎威，借驸马爷扬名立万 247

邹先生道：“你想想刘定一，凭什么可以和达官显贵交往？一是凭的祖上的余威，这二嘛就是他有财名啊，都知道他是天下第一大财主。你说说，一个天下第一有钱的人，谁还会看不起他？我这个办法，保你成名，聚宝盆，聚宝盆，聚宝盆一出，你就等着招财进宝吧！”

脚踏第三条船，私会陈友谅 273

张定边吃惊地看着他，道：“这……这就是舍利？我还是第一次见到，我一定转呈汉王……”说着，看了沈万三一眼，笑道：“沈爷真是煞费苦心，我日日在汉王身边，都不知道王妃想要什么，你远隔千里，居然对王妃的喜好了如指掌，佩服呀佩服！”

附录 沈万三的 100 条财富机密 310

第一章

大乱虽至，财富传承后继有人

...

潘元绍迈着小步子，走到他身边，附耳道：“刚刚得到探马消息，伪元国相脱脱，调集各路各王和各个藩国的兵马，恐有百万之众，直奔高邮而来，我们……”听到这个消息，张士诚脸色陡然变了，手里的酒杯居然吓得掉在了地上，百万之众，他手里只有不到十万人，十倍于己的兵力，这让他怎么应对？

高丽王朝国都开京城（今属朝鲜黄海北道）的崇仁门前，车马云集。今日高丽王恭愍王王颙召集满朝重臣，商议应对沿海倭寇侵扰事宜。天刚蒙蒙亮，朝臣们就早早赶来。

继位刚两年的恭愍王，正在仁德宫内和一个法名遍照的僧侣促膝长谈。遍照出身寒微，却心思机敏，对治国理政和当前局势有一套独到的见解。机缘巧合之下和恭愍王见过一面，恭愍王对他的学说深以为然，多次让他进宫纵论时局。

遍照有一双炯炯有神的慧眼，他认定恭愍王会成为有作为的君王，只要用心辅佐他，自己一定可以成就一番事业。但是，经过多日和恭愍王的接触，他逐渐觉得，或许自己的想法太过天真了。恭愍王并不像他想的那样有雄心壮志，而是一门心思专注于琴棋书画上，他更擅长的是丹青水墨，其人物画像的功底甚至不亚于一般的书画名家。这点倒和北宋徽宗和南唐后主李煜极其相似，不幸的是，三个人最终的命运也惊人的相似。

不过，遍照只能小心地规劝，希望恭愍王能把心思更多地用在国事上。此刻，他看到恭愍王面前放着一幅还没有完成的画作，面带笑容轻声问：“殿下，您这是要画什么？”

元朝定鼎中原之后，先后对高丽进行了九次大小不一的侵伐，虽然高丽人顽强抵抗，甚至迁都海岛，一战再战，但最终还是败于无敌天下的蒙古铁骑之下，成为了元朝的征东行省。自此，元朝对高丽实施多重惩罚式的条令，在忽必烈的要求下，高丽国王改变了所有与元朝相类似的省、院、台、部等官职名称；国王专用的词令与元朝皇帝相同的也一律修改，高丽国王颁布的旨意不能用“宣旨”，而改为“王旨”，君王自称不能用“朕”，而只能用“孤”，“奏”

改为“呈”，陛下改为“殿下”，“太子”改成“世子”；高丽国王的庙号，忠烈王之后，一律不得采用“宗”“祖”等尊号，只能用“王”且都要用冠以“忠”，以表示对元朝的忠心。

恭愍王不到三十岁，就赴元做人质——这是元朝控制高丽的诸多手段之一，高丽必须有一位世子常年留居大都，作为人质，称为“大元子”。自从忠宣王之后，在元的“大元子”都有一个蒙古名字，当时还是世子的王颙也不例外，他的蒙古名字叫做伯颜帖木儿。幸运的是，他得到了元朝皇帝的喜爱，又迎娶了元朝魏王孛罗帖木儿的女儿鲁国大长公主宝塔失里为妻，并被元顺帝封为高丽国王。

自从至元十一年（1274年）忽必烈将女儿忽都鲁洁丽米斯嫁给高丽王子，元朝先后有八位公主下嫁给高丽国王。嫁到高丽的公主们仗着娘家的威势，在高丽作威作福，大发淫威，甚至对自己的夫婿高丽王拳脚相加；娶齐国主公的忠烈王就是其中挨打最多的一个，经常被赶出房间，“露坐于外”。当然，元朝来的公主是不能得罪的，身为一国之君的他也只好打碎牙往肚子里咽，暗自落泪。

恭愍王神情恍惚，显得很憔悴，不过，当听到遍照称呼自己做“殿下”的时候，他明显地悸动了一下，说道：“孤王何时能恢复‘陛下’的称呼呢？”遍照听到这句话，精神大振，他觉得这是一个信号，一个恭愍王想有所作为的信号。

恭愍王发现遍照想说什么，就站起来，走到大殿大门前，看着外面慢慢汇聚的臣僚，他沉吟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也许，李成桂说的没错，机会就要来了。遍照你不如还俗吧，辅佐孤做一些事情，怎么样？”遍照一直在等着恭愍王这句话，此时听到，激动得热泪盈眶，跪在地上咚咚磕头，连声说：“苍天有眼，我朝有救了啊！”

按照恭愍王的指命，满朝文武被指引到了寿昌宫。朝政从来没有在寿昌宫商议过，因此这一异常的举动让所有大臣心神不宁，更让人奇怪的是，寿昌宫居然大摆筵席，好像要进行什么庆贺的活动。不久，恭愍王来到，他端坐在宝座上，看着自己的臣僚，这些人有的还穿着蒙古人的衣冠。高丽政府为了表

示对元朝的绝对尊敬，对此不仅默许而且提倡，这些人中有些是自幼在元朝长大，心中仰慕大元遗风，愿意穿戴的；有些则是十分不愿意，但为了献媚朝中的亲元派，而故意装出来的。

恭愍王端起一杯酒，看着满朝官员，大声说：“几日前，大元脱脱丞相派人救命，要我高丽派兵帮他去剿灭盘踞高邮的张士诚，今日酒宴不是为了喜事，而是为我高丽即将出征的两万三千名兵壮壮行！”说完，一口把酒干了。

众多朝臣中，有一名文翰署里的官员，此人穿着蒙古衣装，留着蒙古人“婆焦”头型，将头正中及后脑的头发剃光，前额及两侧留下三束头发，垂到耳下。通常这种装束的人在高丽人心目中就是汉奸的代名词，此人却恬不知耻，听了恭愍王的话，明白今天这么大张旗鼓的欢宴，居然是为了庆贺出兵助元，当即站起来拍马屁道：“殿下呀，您真是圣明，元朝是我们的父母之邦，哪里有父母有事，而儿女袖手不理的道理？应当庆贺，应当庆贺！”

高丽被迫修改与中原王朝相同的官称，改尚书省、中书省为金议府，改侍中为中赞，改平章事为赞成，改参知政事为金议参理，改刑部为典法司，改吏、礼二部为典理司，改御史台为监察司，改翰林院为文翰署。文翰署的主要职能就是培养国家后备人才，一旦有官职空缺，就抽派填充。一连几天，满朝的官员都在为元朝要求派兵助战的事情忧心忡忡。谁心里都清楚，这两万多人，派出去生还的希望不大，两万多人的背后，是起码一万多个家庭，多少夫妻要生离死别，多少父母要告别膝下男儿，那痛苦非身涉其中是不能体会的。

看着两万精壮子民要去送死，官员们个个都恨不能把元朝的来使打死，但是，得罪强大元朝的下场他们是知道的，那将是国破家亡的代价。

“好不要脸啊！”有人看不惯那名文翰署的官员嘴脸，冷嘲热讽起来。那名官员自然不想善罢甘休，他用眼睛寻找着是谁给他难堪。还没找到是谁，恭愍王又说话了，恭愍王端起酒杯，说：“你说的对，天下哪有儿女不孝敬父母的？我们的父母之邦——元朝，至元二十一年，派使来高丽要进献水獭皮五百领、绸一百匹、白苧布三百匹、表纸五百张、卷纸一千张。我高丽国小民稀，但为了如数奉给，不知道有多少织户倾家荡产，又不知道有多少猎户惨死深

山。还有，父母之邦驻屯高丽的六千元兵，每人以三匹马计算，则为一万八千匹马，一匹马日支粮草五升，每天就需要饲料九万升。我高丽国小地少，民力已不能满足元的要求，大小官吏为了应付元朝的需要，居然连月俸、私粮也尽皆交出。更有民众为了应付元军的索要而卖儿卖女的，那就更多了……”

众官员听恭愍王话锋一转，居然说起了高丽受人欺凌的惨烈事由，不由得鼻酸，有的已经在低声抽泣了。

恭愍王接着道：“元世祖下旨，要我高丽进贡美姬，且必须是处子之身，下令全高丽处女必须先告官登记，否则不得出嫁。为了应付交差，我先王令全国十三岁以上，十六岁以下的女子不得擅自出嫁，以便预留下，让元使挑选……”恭愍王说道这里，已是潸然泪下。接着，先是有一名官员忽然放声大哭，紧接着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在场的官员无不捶胸顿足，嚎啕大哭起来。

那名文翰署官员左看看右看看，知道今天闯了大祸，犯了众怒，赶忙小心地坐下了。他刚一坐下，就被恭愍王看到了，只听恭愍王说：“权文翰，你是国家栋梁，又深知父母之邦不可不尊的道理，想必你是想参加到这两万三千人当中去了？”

那姓权的官员已吓得哆哆嗦嗦说不出话来。忽然，他眼前多了一人，一个身材魁梧的武官，手里还握着一把长剑。按理说，在皇宫里，武将是不允许携带兵刃的，可是恭愍王并没有一点不高兴，因为这一切都在他的默许下进行的，这还只是开始。

那武将姓李，名叫李成桂，“姓权的，我不想去帮蒙古人打仗，你偏偏要我去，那我只能杀了你……”李成桂冷冷道，那官员大惊失色，在场的官员忽然有人叫起来：“杀了他，杀了他……”附和的人从一个变成两个，从两变成四个，不一会儿，所有的官员都在说着同样的话，连那些穿着蒙古衣装的官员也在叫，因为他们察觉出，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。

恭愍王用眼角扫了一下众人，轻声说：“李成桂，没听到满朝文武都在说什么吗？你难道想让朕……听清楚了，是朕！还想让朕做一个刚愎自用的君王吗？”李成桂一抱拳，高声道：“尊陛下意旨。”

“陛下”“意旨”和“朕”这三个词已经几十年没在高丽宫殿中出现过了，众人听到这三个词再次出现，有的老臣又哭起来了，似乎看到了高丽中兴的希望，嘴里喃喃自语：“我大高丽啊，我大高丽啊……”

李成桂走近两步，伸手抓住那名文翰署官员，一剑刺进了他的心窝，那人地上抽搐了一阵，就一动不动了。

“陛下，老臣愿请命，杀元使，拒派兵，趁元朝内忧外患之际，举兵抗元！”有大臣哭叫着道。

“臣附议！”

“臣附议！”

……

赞同的人越来越多，李成桂把剑收起来，跪下磕头道：“臣不敢苟同，臣以为，大元虽疲于应付各地起义军，但是依旧是树大根深，以我高丽现在的国力，不宜贸然出手。现在我们应该静以待变，只要时机成熟，小臣和家父愿意带兵收复双城总管府，屯兵边境，和来犯元贼决一死战，绝不允许他们再踏进高丽国境一步！”

李成桂是荣禄大夫兼兵马使李子春的儿子，父子两代皆是高丽名将。后来这个在恭愍王面前信誓旦旦的李成桂拥兵自重，终于走上了自立为王的路，开创了历二十七代君主、立国五百余年的朝鲜李氏王朝。

恭愍王又抽泣起来，说道：“李卿所言极是，我高丽还不到和大元翻脸的时候……可是……可是，这两万多人……唉！”

三天后，两万三千名高丽士兵奔赴大元，一路烧杀抢掠，比强盗还不如，日以继夜地杀奔江南，不知道有多少江南百姓惨死刀下……

大元国都大都城内，枢密院的值房中，一帮文吏正焦头烂额地翻阅着一份份文牒。枢密院副使坐着轿子匆匆赶来，一下轿子，他就快步走进枢密院，两名下属看到他，急忙施礼，他看也不看，快步疾趋值房。一只脚刚跨进门里，他就叫起来：“各地的军报都到了没有？丞相立马要来，要快！”

一个满头大汗的书吏跑到他面前，躬身道：“不是小的不用心，实在是军报没有到齐……”枢密院副使脸一沉，小声道：“你怎么这么不会办事儿，没有到齐，就不会用以前的搪塞一阵？挨过今日奏报就到了，我们就不免得挨骂了吗？”其实，不用他说，那书吏已经在这么做了，听上司也是这个心思，顿时松了口气，陪着笑脸道：“使司大人您不早这么说，早这么说了，前儿军报就到齐了。”

那副使阴沉着脸道：“咱们丞相这么个使唤人法儿，铁打的也受不了，咱们也是没法子。话说回来，这么办也是为了让丞相放心，他老人家也是够操劳的，咱们就别给他添乱了。”这枢密院副使老于官场，明明是自己作弊掺假，却说得冠冕堂皇，好像是在做一件天经地义的大好事。

大元权相脱脱的马车停在了枢密院外。枢密院的几个门丁看到是脱脱的马车，急忙迎上来，另外有人跑进去通报，好让当值的官员有所准备，免得被脱脱看到不应该看到的事情。元末吏治腐败，百官少有认认真真做事的，当值期间玩忽职守是常有的事，被脱脱逮到几次之后，枢密院的人也学乖了，吩咐门丁，看到脱脱的马车，立马进去通报，好及时装出一副忙得四脚朝天的模样。

脱脱为人严苛，眼里揉不得沙子，大大小小的官员没有一个不害怕他的。在众人的拥簇下，脱脱走进了枢密院的值房。当值的枢密院官员早得到消息，书案上的邸报、军报已经按照明细分列摆好，就等他查问。

脱脱今天来枢密院，就是为了查看各地的军报和军队调动情况。本来，每天都有奏报送到他面前，但是，最近是非常时期，他急着得到最新的消息，不等奏报送达，他就来了枢密院。他正准备倾全国之兵，荡平高邮张士诚，元帝授他节制各路藩王的大权，在诏书中有“朕于丞相共理天下者也，天下多故，朕軫其忧，相任其劳，理所必致汝往”等令脱脱感动落泪的话，他暗下誓言，此次用兵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

他一进值房，就有书吏搬来了椅子，他也不坐下，只是示意众人接着处理手中的政务，问道：“今日的军报到了吗？”枢密院的副使早就知道他会来，更知道他会问起军报的事情，早有准备。于是不慌不忙地拿着偷偷修改的军报，递到脱脱面前，小声道：“相爷，正准备给您送过去呢，您先过目。”脱脱威严

地看了他一眼，然后接过军报，扫了几眼。

脱脱几日前就下达了调集各路兵马的指命，他深知眼下的蒙古铁骑已经没有战斗力，想要一举荡平高邮，必须寻找新的兵源，所以他奏请元帝，从高丽等藩王处抽调兵马，所谓的“军报”就是从各地调集兵力的进行情况。

他手里拿着十几份军报，还有几份应到的尚未送达，不过最晚也不会超过今天。枢密院的人知道拿不出来，免不了又要受脱脱一顿训斥，为了应付他，故意拿以前的几份军报稍作修改呈给了他。这几天为了南征的事，脱脱忙得头晕眼花，居然没有看出来，顺手将军报交给身后的随员，伸了一下懒腰，这是他在处理政务累极时，想休息一下的征兆，马上有人递上来一杯茶。

他接过来喝了一口，又交给下人，说道：“此乃非常时期，尔等切勿怠慢政务，欺瞒搪塞。”这几乎是他每天必说的几句话，像例行公事一样，手下的官员们，也都例行公事一般表示一番。

脱脱点头赞许，忽然枢密院中走进一个人来，脱脱抬头一看，是新任命的治书侍御史汝中柏，此人是他夹袋中的人物，无话不谈的心腹。脱脱此次南征，势必要离开宫禁，这对于他的政敌来说，无疑是一个扳倒他的好机会。元朝从立国开始就伴随着惨烈的政治斗争，王权的更迭只有两次是和平交接，其他不是宫廷政变就是武斗夺位。丞相的每次易位也往往是政治斗争的结果，脱脱能有今天的权威，就是拜当初他斗败伯父权臣伯颜所赐。因此，他时时刻刻警醒着，提防着有实力、有能力、有野心扳倒他的人。

离开宫禁往往是最危险的，政敌可以趁他不在中枢，进行谋位活动。脱脱深知这其中的厉害，所以在这之前他就已奏明元帝，要他的骨肉兄弟也先帖木儿代理朝政。有亲兄弟在朝中压住阵脚，量来没人敢造次，汝中柏就是他提拔上来辅佐他兄弟的人。

“快给中柏让座。”脱脱笑着让人给汝中柏搬来了座位。枢密院值房中就有一排座椅，但这间屋子太大，要坐上去需要走几步路，为了不劳动大人们，枢密院的值事都是搬着椅子随时伺候。

汝中柏好像有什么要紧事，看到搬来的座椅，没有坐下，他走到脱脱身